

寻找微笑的远征军娃娃兵(上)

◆ 周渝

在腾冲的国殇墓园，松山的远征军雕塑方阵，都有以娃娃兵为原型的雕像。原型出自一张抗战时期的珍贵照片：一名明显未及从军年龄的小小少年，穿着不合身的远征军军服，浑身上下挂满挎包、水壶等行军装备。他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，稚嫩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，毫无对战争的畏惧之色。

这张照片在国内首次登载于影像图书《国家记忆》中，书中照片皆来自于美国国家档案馆。“微笑娃娃兵”照片下方有几行注解——“李占宏(音 Lee Chanhon)刚刚年满13岁，尽管已经在中国军队里服役两年，仍是稚气十足，面对镜头做微笑状。”并注明拍摄者为“美国通信兵(U.S.Army Signal Corps)”，时间落款为“1944年11月23日”。

这位微笑娃娃兵一经曝光，就成为中国军民乐观抗战的一种象征、一个符号，被报刊转载。人们看着这张笑脸，感动震撼之余，不免会想到这个孩子大概早已为国捐躯，他家在何方，为何从军，也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。令人震惊的是，2014年，这位娃娃兵竟然被找到了，他就是居住在贵州的抗战老兵陈友礼，已经年逾八旬。2015年9月23日，央视国际频道《华人世界》栏目报道了这位老兵的消息。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向老人致以敬意并送上祝福，但同时也不乏质疑之声，有人认为不可能有如此巧合之事，是“媒体炒作”等等。陈友礼究竟是不是照片中的娃娃兵？笔者对此进行长期调查访问，基本可以确认情况属实。

70年后意外看到自己的照片

到目前为止，质疑的依据大约有几条：第一，《国家记忆》的图说写明了娃娃兵叫“李占宏”而非“陈友礼”；第二，根据陈友礼的回忆，他曾是国民革命军200师的一员，而新闻报道中称陈友礼参与过松山之战，这与200师的战史不相符；第三，陈友礼既然是勤务兵，怎么可能参与到实际战斗中去？



■ 根据《国家记忆》中的描述，照片上这名娃娃兵刚刚年满13岁



■ 抗战老兵陈友礼手持《文史参考》(《国家人文学史》前身)2011年精华本，竖起大拇指

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，笔者决定先了解关于“陈友礼就是娃娃兵”这则消息最早是如何来的。根据贵州省“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”的志愿者介绍，陈友礼2015年84岁，在2014年新闻发出时，老人作为被慰问团认证的抗战老兵已有两年之久。2012年8月22日，“贵州省抗战老兵关怀计划”启动，并于贵阳市阳明祠举办新闻发布会。陈友礼老人那天恰巧在阳明祠游览，看见现场挂了许多与“抗战老兵”相关的横幅和宣传海报后，他主动找到志愿者，告诉他们自己也参加过抗战。据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，抗战老兵的平均年龄都已接近90岁，而陈友礼老人看上去也就80出头，从年龄推算来看并不是很合理。于是志愿者问老人是多大岁数参军的，老人回答说自己12岁不到就参加了远征军，并曾随部队到过云南。听到这些，志愿者请他留

下地址和联系方式。不久后，负责老兵核实工作的志愿者前往陈友礼老人家中进行全面、细致的访谈，最终确认老人的确是在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服役过，完全符合“抗战老兵”的标准。

陈友礼的身份得到确认后，负责对他进行定期慰问关怀的志愿者叫邹继红。据邹继红介绍，因为自己也曾经在部队当过兵，所以很喜欢陪这些“老战友”们聊天，在与陈友礼两年来的接触中，老人曾告诉他，自己很大的遗憾就是在部队待了10年，到头来竟然没能留下一张照片。老人的这句话一直被邹继红放在心上，当他在《国家记忆》中看见那张“娃娃兵”照片时，想到陈友礼当年参加远征军时也是一个“娃娃兵”，于是便找人制作装裱了这张照片，打算将它赠送给陈友礼，也算是给老人一点安慰。未曾想到送照片那一日发生

的事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2014年8月21日，邹继红、刘娜等志愿者来到陈友礼家中看望老人。当邹继红将事先装裱好的照片递给陈友礼时，老人怔住了，他盯着照片注视良久，说了一句：“这就是我呀。”

老人说出这句话时，所有志愿者都还未将老人与照片上的娃娃兵联系在一起，邹继红最初将陈老那句话理解成“照片上的娃娃兵就和他当年一样”，所以他当时还反问陈老：“当年您的样子就和他差不多吧？”

“这个就是我，是美国人给我拍的！”陈友礼老人指着照片上的娃娃兵用哽咽的声音说。当众人再看向陈友礼的脸时，发现他已是老泪纵横。那一瞬间，所有在场的志愿者都震惊了。邹继红事后告诉我：“虽然我们一下子都没办法完全相信，但有一点我相信，就是老人的那种感情是绝对伪装不出来的。”

竖起大拇指是对美国人表示“顶好”

听完几位当事人的介绍后，笔者在高兴之余，也有一些疑惑，遂决定亲自拜访这位老人。见他之前，我已经对着那张老照片反复观察了许久，所以与老人刚一见面，便下意识地将他与照片上的娃娃兵做各种外观上的对比。由于照片上的娃娃兵整个身体几乎都罩在军衣里，能看到的仅仅是脸和手。单从老人的面部特征来看，的确很相像，起初认为是心理暗示，于是问了同行的几位志愿者，大家都一致认为很像。但想着他们会与我有同样的心理作用，在当天离开后，我们又拿着老人现在的照片问不知情的局外人，答案依旧是“很像”。当然，只是长相相似并不足以说明问题，更为重要的对事实的认证需严谨，必须有证据支撑。可时隔70年，要找到直接证据已经非常困难，因此只能从老人的回忆与史料中甄别。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老人对拍摄这张照片时的口述回忆。

迪士尼浦东梦

叶永平

18.尚有多少未解之谜

有财经专家指出：为什么其他形形色色的主题乐园难以同迪士尼抗衡？虽然同其他的主题乐园一样，迪士尼乐园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游玩和休闲的目的地。但迪士尼乐园却可以将自己的众多角色和消费者的梦想结合起来，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充满互动的现场版的梦想体验。同时，迪士尼还在通过新的电影不断创造新的角色和梦想，将迪士尼乐园和其他主题乐园区别开来。香港迪士尼乐园声称，2014年增长主要得益于《冰雪奇缘》热潮带动了相关产品大卖。作为史上最卖座的动画电影，《冰雪奇缘》此前已经为迪士尼带来12.7亿美元的票房收入。

新的商业模式往往能够给传统的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但迪士尼的商业模式已经延续了数十年，却仍然保持着商业上的成功。究其原因，因为迪士尼的商业模式很难被竞争对手完全复制。迪士尼的文化传统是独特的，也是其他主题乐园无法模仿的。这恐怕就是迪士尼能够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。

迪士尼的梦想，已经渐渐靠近我们。虽然迪士尼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正式进入中国，但此前迪士尼的消费品经营一直是以待授权的形式在进行。如今第一家直营店落户上海后，对浦东迪士尼所引发的商业竞争，乃至整个上海的市场，都会带来不小的冲击。

浦东迪士尼乐园尚未开业，但围绕着迪士尼乐园，早已摩拳擦掌磨刀霍霍，号称“上海迪士尼度假区”是一个行政概念，也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，其实，更是一个商机。在“度假区”里，是浦东迪士尼的“地盘”，无人可以相比，也就是说这里是“独此一家别无分店”，所有的商机被上海迪士尼公司“统吃”。而围绕浦东迪士尼的周边地区，这些年早已“埋伏”下“千军万马”，那些大大小小的“生意精”，就等着迪士尼乐园开业的到来。

用中国人的故事、中国人的创作方式，借助中国人的市场来实现迪士尼同中国市场的



对接，而迪士尼从中在浦东圆梦。

未来的浦东迪士尼乐园里，或许米老鼠与花木兰牵手？或许唐老鸭讲述着《宝葫芦的秘密》？或许还有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？你是否知道浦东迪士尼尚有多少未解之谜？

自2008年前后，浦东迪士尼项目谈判再次重启，笔者作为谈判的中方成员，在接触浦东迪士尼项目中，逐渐对迪士尼文化萌生兴趣，便一直留意、关注、收集、研究浦东迪士尼的一切，尤其在浦东迪士尼项目于2011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后，笔者更加对浦东迪士尼究竟会建成一个什么模样？始终充满着好奇和期待。这也是众多迪士尼爱好者的共同“心事”。但浦东迪士尼从规划到建设，从图纸到现状，从外观到内涵，从形式到内容，几乎一直是给人以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之感，这就是迄今保持着神秘感。难怪，就会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，或者网上传播不够准确的信息，但却很少见迪士尼官方出面来澄清之类的。这恐怕就是迪士尼的“高明之处”。

随着浦东迪士尼建设的时间节点，上海迪士尼公司一步一步按照他们既定的宣传计划，井然有序地“抛出”一个个吸引眼球的新闻，但如果你想要提前得知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连笔者也时而被浦东迪士尼的一些所谓的信息所迷惑。

浦东迪士尼乐园究竟有几座主题园区？

在2014年时，迪士尼方的公开信息是六座主题园区，但具体哪六座主题园区，没有明确的名称和内容，只是公布了其中第一座，叫“宝藏湾”。在2015年2月4日的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从内部获得一份图纸得知：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包括明日世界、梦幻世界、宝藏湾、奇想花园、米奇大街、迪士尼小镇、探险岛和玩具总动员八大园区。但到了2015年5月，网上纷纷扬扬传得有鼻子有眼：是七座主题园区。其为：米奇大道、幻想世界、想象花园、明日世界、玩具总动员大本营、宝藏湾和冒险岛等。这两者虽然有的园区的名称不相一致，但迪士尼小镇是在迪士尼乐园外的一个购物餐饮娱乐区。最近，华特·迪士尼公司正式宣布是六座主题园区：探险岛、奇想花园、米奇大街、明日世界、宝藏湾和拥有“奇幻童话城堡”的梦幻世界。

28.帮大家实现愿望

就是这样一位出身行伍，在业界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却几乎被失去爱女的打击所击倒。2007年1月，他的女儿朱安妮因恶性淋巴瘤住进医院，治疗十一个月后进行了骨髓移植，但移植失败。当年11月，转至北京肿瘤医院进行第二次骨髓移植，仍然失败。2008年11月25日20时16分，带着对这个世界和家人的无限眷恋，朱安妮离开了人世。

失去爱女后，精神和经济(女儿住院治疗期间，共花去医疗费一百多万元，几乎倾家荡产，还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务)的双重打击击垮了这个果敢刚毅的男人，朱耀先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——创伤后应激障碍。病情好转后，他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，一是为了缓解失去爱女后的痛苦，二是为了还清欠下的债务。

彻底改变他生活的，是一次“失独”父母的聚会。在这次聚会上，大家都沉浸在十分悲痛的情绪里，特别是“失独”妈妈们，一提起孩子就哭声一片，很是凄惨。他当时就想，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从悲痛的情绪中解脱出来？他自己也是一个需要抚慰的“失独”者，而且自从女儿去世后，一直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，但看到这些哭哭啼啼的父亲母亲，他顿时萌生了要帮助他们的想法。他问大家，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？大家都说是养老问题。大家都希望政府建一个专门的养老院，供“失独”父母们养老。于是，他将大家的愿望记在了心里，他要想办法帮大家实现这个愿望。

2014年3月3日下午，常州市计生委负责人邀他参加座谈会，认真征求他对“失独”家庭关爱工作的意见。他首先汇报了“失独”家庭遇到的窘境和急需解决的困难，同时说出了自己的建议。他说，要解决“失独”家庭的困境，必须做到以下三点：一、各级政府应立法保护“失独”者，明确政府、社会、家庭的责任、权利与义务；二、必须像残联一样成立“失独”者的团体，组织群众、宣传群众、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开展自助互助；三、要健全公共服务机构，加快建设“失独”家庭专用的公共

服务设施。

常州市计生委副主任冯子初及各区、街道计生干部听了他的发言，震动很大。常州市计生委负责人也谈了政府的工作打算及进度：

一是近期拟建成关爱“失独”家庭的爱心家园十三个，年内努力达到二十个，内设心理援助室、医疗室、图书室、棋牌室、书画创作室、茶室等，免费提供给“失独”人群使用。为了让“失独”者告别寒冷，走进春天，命名为“春晖家园”；二是迅速制订“失独”家庭关爱政策，内容包括心理援助、医疗优先、公办敬老院优先进入、临终关爱服务、扩大住院护理补贴、开通“失独”者医疗绿色通道等；三是确定专职计生干部担任“失独”家庭终身志愿者，强化政府职能，建立“失独”者健康档案；四是为强化政府职能，原拟成立的“失独”者援助协会纳入政府主管的市计划生育协会，由政府全力支持；五是及时召开民政、计生、人社、卫生、慈善总会等联席会议，商讨关爱“失独”群体的优待政策；六是市计生协会与常州龙之旅天游国际旅行社、隆力奇集团联合举办“失独”家庭“常州一日游”活动，关爱“失独”家庭的系列工作由此全面启动。

为此，市领导还作出重要批示，要全力以赴重点做好“失独”家庭关爱工作，并积极创造条件，争取列入全国特殊家庭帮扶模式探索项目。

这些措施让朱耀先始料未及，特别是“春晖家园”的建设，远远超出了朱耀先的构想。目前，常州市已建起“春晖家园”二十六座，分布在各小区内，每座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以上，为两层楼房，集心理援助、医疗服务、图书阅览、棋牌娱乐、书画创作等于一体，成为了常州市“失独”人群最理想的去处。

除了全力建设“春晖家园”，还为每个“失独”家庭安装了“智能一键通”。所需的电话机由政府提供，电话机上有一个红色按键，只要按下这个键，马上能接通卫计委安排的联系人的电话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服务。

中国「失独」家庭调查

韩生学

